

今日八闽丛书

许崇安



孫崇九龍江墨



厦门大学出版社

许崇安

绿满九龙江

厦门大学出版社

[ 闽 ] 新登字09号

今日八闽丛书  
绿满九龙江  
许崇安 著

\*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闽南日报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9.875印张 2插页 247千字  
1994年2月第1版 199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5615-0863-8/G·185  
定价:6.80元



## 作者简介

许崇安，福建漳浦县人，1937年生。主任记者。1957年毕业于龙溪师范学校，当过短期山村教师。1960年起，先后在《漳浦县报》、《漳州报》、《福建日报》任编辑、记者，1981年调任福建人民广播电台驻漳州记者站站长。系福建省新闻协会理事、福建广播学会会员、漳州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福建分会会员。30多年来，长期默默耕耘在新闻工作战线上，先后在各种报刊、电台发表过各种题材的新闻通讯、散文、报告文学、调查报告、杂谈、随笔数几千计，不少作品在省和中央获奖，曾获得福建省优秀新闻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 序

何少川

许崇安同志从事新闻工作 30 多年，是一位老新闻工作者。他把见诸报端的一些作品经过精心挑选结集成册，定名为《绿满九龙江》出版。在书即将付印前，他给我寄来书稿，并附上一封信，说：“尽管这些不算佳作，有的力度和深度还不够，但它是历史的写实，曾经留下我的行踪，浸透过不少汗水和心血，我应该珍惜它。”我理解他的心情，因此我乐意为这本书的出版，写下一些题内题外的话。

我看了这个集子中的一些作品，认为它的出版还是有意义的。结集的作品，涵盖的时间跨度很大，最早的是 1960 年，最迟的是今年。在这 30 多年中，我国经历了曲折发展的阶段，政治形势、社会生活、思想观念变化急剧。尽管其中缺少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作品（唯有一篇《干革命不是吃太平饭》），不能说全面地反映了这 30 年，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看出历史留下的一些踪迹，有它的一定价值。这本集子有消息、通讯、随笔、短文、散文、报告文学，包括了主要的一些新闻作品的体裁，看起来较杂，但从中可以得到一点启发。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认为不仅要能编还要能写，能写还要能编，而

且各种新闻体裁都要会写。当然，不能要求对各种新闻体裁的写作都是行家里手，正像不能要求写出的文章篇篇都是好文章一样，可是擅长一、两样，其它也能掌握是非常必要的。这不仅是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在各种特殊的条件下，要能较好地完成采访写作任务所必需的，而且多掌握不同素材的不同表现方法，对提高新闻作品的写作水平也是很有好处的。

按照许崇安同志的话说，他是一位“出身贫穷，学历短，根底浅的农村苦孩子”。走向社会的起点低，能成长为一名党的新闻工作者并取得一定的成就，确不容易。我与许崇安同志同事过，对他的工作有所了解，他在编辑部的时间不长，主要是在记者站，工作在基层，采访在现场，比较深入。他学习勤奋，作风艰苦。为了完成一个紧急采访任务，他一路拦车日夜兼程赶到现场；到了灾区，在停电、缺水、缺吃的恶劣的条件下坚持写稿；他经常在乡村过夜，与被采访的对象同住同吃同劳动……这种继承我们党的新闻工作者的优良传统，很值得今天新的历史时期新闻工作者发扬光大！

许崇安同志仍然在新闻工作岗位上孜孜不倦地劳作，祝愿他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做出新的贡献！

## 目 录

序 .....	何少川
神奇的传说 .....	(1)
政策暖人心 春风鼓干劲 .....	(2)
花果城漫步 .....	(6)
在水仙花故乡作客 .....	(10)
绿荫花影映长溪 .....	(13)
青山遮不住 花果陶人醉 .....	(15)
花果中心走笔 .....	(18)
绿满九龙江 .....	(21)
春游“百花村” .....	(23)
漳江鱼跃鸭肥时 .....	(25)
再造一座金山 .....	(28)
“三最”点金山 .....	(30)
八万农民“耕海牧渔” .....	(32)
一次别开生面的新闻发布会 .....	(34)
当火车进入漳州新站房时 .....	(36)
借“蛇口经验”开发漳州宝地 .....	(38)
第二个“蛇口”纪事 .....	(39)
买车记 .....	(47)

九湖出现城乡联婚热	(48)
漳州居民乔迁新居	(50)
山里农民也风流	(52)
火田人的致富路	(54)
食在“龙池”	(57)
寻祖记	(59)
石鼓山下吊圣王	(64)
谒陈将军墓	(65)
祖国在海外侨胞的心中	(69)
本是同根生 佳节遍祝福	(71)
在这块温馨的土地上	(73)
隔海相忆盼归人	(75)
赤湖美似锦	(77)
古墓盗窃案	(79)
探索“鲍珍”奥秘	(84)
“仙字”之谜	(89)
“皇后”诞生记	(91)
负重荷搞改革的强汉	(96)
“闽燕”展翅	(101)
蝶花恋	(109)
自荐于危难之际	(114)
走出“误区”的带头人	(117)
老将更比当年勇	(120)
“中外合资企业”的总经理	(126)
陈津与“漳糖”腾飞	(133)
创造色彩的人	(138)

从绣花工到女企业家	(142)
为了革命事业后继有人	(145)
科学实践的带头人	(150)
好党风带出好民风	(153)
时代呼唤“龙江精神”	(158)
种子	(162)
蝶岛之魂	(166)
从谷文昌被“神化”谈起	(168)
并蒂红花	(170)
奖章、奖状与病休条	(172)
平生勤政 肇公尽职	(175)
擎起高山 镇锁蛟龙	(179)
官不能当一辈子 事业可以终身制	(184)
农民想为扶贫工作队立碑	(186)
明天将更加辉煌	(188)
红楼与丰碑	(190)
“金嗓子”——郑秀琴	(193)
亲朋故友忆杨骚	(197)
北山“愚公”笔耕不止	(200)
同挥丹青笔 共盼彩云归	(203)
给木偶灌注灵魂的人	(205)
二度出国献剪艺	(209)
春到人间天日丽	(211)
艺苑新花添春色	(213)
刀下生辉	(216)
掌上艺术耀中华	(218)

得山水清气 极天地大观	(221)
摘置心瓣的人	(223)
“人体修补匠”	(225)
新“注生娘娘”	(231)
心系残疾人	(233)
漳州痔瘻克星	(235)
两颗闪亮的医疗新星	(236)
中国女排在漳州过春节	(240)
“小陈指导”喜结良缘	(241)
辛亥革命老人孙墨佛的养身之道	(243)
桃李芳园 香溢九州	(245)
良师精施教 学校换新貌	(247)
春晖亭记	(249)
榕树赞	(251)
要让孩子多受锻炼	(255)
学习太平人的革命精神	(257)
“一”字赞	(259)
“火车头”精神赞	(261)
“忆苦思甜”	(263)
榜山风格赞	(264)
医生的口罩	(266)
看戏话“配角”	(267)
吃业、守业和创业	(268)
谈谈“我”字	(270)
当革命的实干家	(272)
干革命不是吃太平饭	(274)

提倡讲真话办实事	(276)
“当官”与“当家”	(278)
“平面经济”与“立体经济”	(280)
提倡“访富问甜”	(282)
种树与砍树	(284)
从日薪农民要求入党谈起	(286)
“小字辈”要敢谋政	(288)
从苦桑叶的身价谈起	(289)
粮田外面有文章	(290)
此类“长征”走不得	(291)
从“爷爷管孙子”谈起	(292)
好事莫多磨	(293)
“精神输入”应提倡	(294)
“最佳厨师”与“西施舌”	(295)
为“九湖模式”唱赞歌	(297)
从给孩子做生日说起	(298)
校门·庙门	(299)
“感情投资”两面观	(300)
从“自我感觉良好”说起	(301)
坦荡无私的胸怀	(302)
这样的“理事会”多多益善	(304)
“亚运意识”慰我心	(305)
从抓“回头客”谈起	(306)
莫把“优化”变“友化”	(307)
“仙塘锣鼓”应该敲	(308)
从看“大田”到观“大地”的启示	(309)

为“集中富人政策”叫好..... (310)

编后 ..... 周勇胜 (311)

后记 ..... (314)

## 神奇的传说

正如所有名山大河都有其不寻常的名字来由一样，九龙江也有许多美妙动听的传说。

相传“开漳圣王”陈元光，身率将领士勇，在云霄火田一带剪荆棘，开屯落，耕农积粟，建立行营。忽然从梁山脚下升起一柱紫气，朦胧中仿佛九条神龙腾空向北飞去。后来听说那神龙降落在这条波涛滚滚的大江上，便称之为“九龙江”。另有一种传说：朱熹任漳州知府时，有一年江河泛滥成灾，说是群龙作孽。朱熹下令沿江而上建造九对宝塔，镇住九龙的双眼，从此驯服恶龙，使之为民造福，这江便叫做“九龙江”。

还有一种传说：很早以前的一年夏天，连续七十九天不下雨，江河干涸，禾苗枯萎，乡亲们纷纷跪拜求天降雨。忽然天空出现赤、橙、黄、绿、青、蓝、紫、黑、白九色巨龙，张牙舞爪，不降天雨，还要乡民“逐日押送童男童女一对至九龙潭，供九龙受用”。住在北溪上的一对夫妻名叫更鼓和石笋，他们为了替民除害，用计舍身刺死九条妖龙，龙血汇流成河，甘霖滋润万物，“九龙江”因此得名。

除开传说，史志也有这样的记载：“大同六年始筑龙溪，时有九龙昼戏江溪上，因以名邑。按九域志故名九龙江，县曰龙溪县。”

以上传说记载，虽然都很神奇，可是却难令人置信。

依我之见：龙系水的象征，“九”字泛指多。以“九”字取头的江河甚多，如流经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南部的九龙河，湖北广济、黄梅一带的九江溪，广东西南部的九州江，都由诸多支流汇合而成。九龙江也是如此。北溪沿江而上有三叉河、柳营江、龙津溪、浦南溪……；西溪流经平和、南靖的叫琯溪、荆江，流经漳州、龙海的称芗江、锦江。因江河脉系多，故名九龙江。

# 政策暖人心 春风鼓干劲

——南靖书洋公社整顿经营管理搞好春耕见闻

南靖县书洋公社在春耕生产中整顿经营管理,建立和健全生产责任制,使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得到落实,大大调动了广大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春耕生产成绩显著,群众高兴地说:党的政策象春风一样,吹暖了农民的心,鼓起了大干社会主义的劲,下面记叙的是这次下乡的几件见闻。

## 考政策 学政策

今年春节前的一天,书洋公社召开一次三级扩大会。会上,公社书记张庆裕介绍了他到书洋大队山下生产队抓经营管理的一些做法。当他讲到加强劳动管理,生产队划分作业组,作业组建立生产责任制时,一些人听了议论纷纷,说这样做是不是“复辟倒退”?张庆裕从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一直担任乡、社领导工作,他想:生产队划分作业组、建立责任制是农业合作化、公社化以来一种行之有效的劳动管理制度,明明是调动社员大干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生产发展的好办法,为什么说是“复辟倒退”?老张把报告停了下来,想了想说,我现在提个问题考考你们,什么叫做“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老张从大队支部书记问到公社常委,问了十几人,有的摇头,有的吱吱唔唔答不出口,有的牛头不对马嘴,弄出笑话。这事引起老张的深思:我们有些干部连“三自一包”都不懂,为什么也跟着人家喊叫,人云亦云呢?

老张把这个问题提到公社党委会上研究。党委分析了全社干

部的工作经历和政策水平状况：全社 7 个大队党支部书记，只有 4 个参加过农业合作化运动；公社 37 名脱产干部中，只有 7 名比较熟悉农村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这些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党在农村的政策不能落实，经营管理制度受到严重破坏，许多干部政策观念淡薄，政策水平不高，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还没有肃清，怕讲政策，怕犯错误，是农村干部普遍存在的思想问题。要搞好农村工作，高速度发展农业生产，必须在广大干部中补一补政策课。于是，公社党委决定：在每个大队开办政策课，公社党委常委要带头学政策、讲政策。老张说到做到，他在全社扩干会上先作示范，带头上政策课。他从批判林彪、“四人帮”破坏党的政策、搞乱经营管理入手，讲到农村的“三大管理制度”（计划管理、劳动管理、财务管理），从劳动定额，讲到投工投肥政策、奖惩制度等。公社其他党委和包队干部，也都分别在大队或生产队给干部、社员上政策课，讲《六十条》，讲经营管理。一个月来，全社大队和公社干部，已给社员群众上政策课 400 多次，到处出现了学政策，讲政策，开会研究政策，办事按照政策，人人用党的政策标准来衡量工作的风气，使全社整顿经营管理的工作顺利开展。

### 牛尾巴与牛鼻子

前年春天，上田大队党支部书记外调，公社党委指定党员、回乡知识青年陈良活担任代理书记职务。年青人一上任，心里揣着一团火，一心一意想把工作搞好。他每天早上饭碗一放，就扛锄头下地，可是跟着他后面走的人没几个。他看社员没下地，就一家一户敲门去叫，照样是叫东跑西。他对个别人老是不出工，就用白纸写上“懦夫懒汉”四个大字贴在他家门上，还把不出工的人拉出去挂牌游乡，这样干照样行不通。陈良活想来想去没办法，就叫了八个

年轻力壮的青年，每天轮流把村口，不准一个人外出。就是这样做，也只能“热一阵”、“冷一阵”。更严重的是，这样干的结果造成干群关系越来越紧张，工作越不好开展，生产上不去，任务完不成，社员生活也有困难，弄得小陈左右为难，没有信心，他说：现在的人这样不听话，我就是长有 36 只佛手来生擒活捉也没办法呀。

去年秋收过后，公社党委大讲经营管理，建立生产责任制，陈良活触动很大。他找来报纸上有关加强经营管理的报道，认真学习、研究，请合作化时期的老贫农社员座谈，参照高级社时的劳动定额制度，先在他包的第四队搞试点。把全队社员按劳力强弱、技术高低、劳动态度、男女搭配原则分成三个作业组，制定劳动定额，建立生产责任制，以及劳动报酬、奖惩办法，组织组与组开展劳动竞赛。这样做果然应验：原来出工向后看、收工向前走的人，现在早出晚归，中午也少休息，一天干十几小时，原来的“外溜人”，现在都下地劳动了，出勤人数从 39 人增加到 54 人。原来一天的农活两天干不完，现在两天农活半天就完成。全大队 500 亩杉木造林任务，按往年要干一星期，今年只干三天就完成，质量规格还比过去好。

陈良活从四队尝到甜头，认识到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加强经营管理是个好办法，马上在全大队推广四队的做法，九个生产队和一个农科组都建立了生产责任制和劳动管理办法，社员劳动积极性高涨，全大队面貌迅速起了变化，今年备耕、春耕动手早，行动快，质量好。看到这种新变化，群众高兴，陈良活更高兴。他深有体会地说：过去靠生擒活捉，只能捉到“牛尾巴”，现在靠党的政策调动社员积极性，这才是真正牵到了“牛鼻子”。

### “自留人”留不住了

社员有“自留地”、“自留果”，这是党的政策规定的，可没听说过有“自留人”。但是，在书洋公社石桥大队确实有一种“自留人”。

社员张郭全今年 45 岁，身体结实，挑起担来，爬山越岭象走路一样轻松；干起活来，赛过青年小伙子。可是，近几年来他就是不出工、不下地，宁愿留在家里吃闲饭。问他为什么不出工，他指头一扳就说：“我老伴给队里养牛，我儿子、女儿是队里的强劳力，我老啦！”其实，他只讲前半句，没讲出口的后半句是：“我一家出工比人家多，收入和口粮跟大家一个样，多劳不多得，我何不留在家里‘养老’？”原来，这个大队几年来经营管理搞得很乱，平时出工不评分，年终结帐一拉平，干和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干好干坏的也差不多，不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大家出工不积极，劳动劲头不大。一些家里劳力多的人，怕多出工多吃亏，尽管自己还能劳动，宁愿留在家里也不出工。大家管这种人叫“自留人”。全大队象这样的“自留人”就有十来个。人家给他们编了个顺口溜：年纪四十几，干活有力量，报酬不合理，整天活受气，只好坐家里，搞点小私己。

去年底，队里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整顿了经营管理制度，建立了生产责任制，社员投工定天数，投肥定任务，工粮挂钩，多劳多收入，干好有奖励，社员的劳动积极性，象放发酵粉的面团一样，一下子胀起来。张郭全这个“自留人”再也闲不住了，他说：“多劳有多得，多做不吃亏，我还可以再干它十年八年。”他自报每月投工 23 天。春节前后，山区春寒料峭，冷风刺骨，他照样坚持天天出工。其他的十几个“自留人”也一个个留不住，都出来为大干社会主义出大力气。看到这种新变化，人们又给编了个顺口溜：政策一落实，闲人留不住，劳动不糊涂，生产高速度！

(1978. 4)